

桢挺柯秀

人 物 传 记

——陶维桢、柯秉铎传

李新富 著

人在一辈子中，总会遇见一些给你
帮助的师长，
也会留下许多令你
一生都难以忘却的珍贵回忆。



人 物 传 记

桢挺柯秀

——陶维桢、柯秉铎传

李新富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桢挺柯秀:陶维桢、柯秉铎传/李新富著. --北京:团结出版社,
2015. 12

ISBN 978-7-5126-2426-9

I. ①桢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陶维桢 (1931~1991)
—传记②柯秉铎 (1913~2003) —传记 IV. ①K825. 46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61491号

出 版	团结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: 100006)
电 话	(010) 65228880 65244790
网 址	http://www.tjpress.com
E-mail	65244790@163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装帧设计	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028-65336881

开 本	145mm×210mm	1/32
印 张	6	
字 数	136千字	
版 次	2015年12月第1版	
印 次	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	

书 号	ISBN 978-7-5126-2426-9
定 价	30.00元



目 录

CONTENTS

■ 上编 陶师鸿影

- 003 引 子
- 007 第一章 农场“牛鬼”
- 011 第二章 老运动员
- 019 第三章 重登课堂
- 028 第四章 十年春风
- 063 第五章 黯然离别
- 077 第六章 坎坷人生
- 087 第七章 风雨如晦
- 099 尾 声
- 101 感 悟

■ 下编 铎振玉声

- 105 引 子
- 107 第一章 少年彦俊
- 111 第二章 艰苦求学
- 117 第三章 引师育才
- 121 第四章 追求光明
- 135 第五章 春暖花开
- 142 第六章 遭遇漩涡
- 150 第七章 重获新生
- 160 第八章 柯木凋零

164 附1：柯秉铎大事年表

168 附2：陶维桢大事年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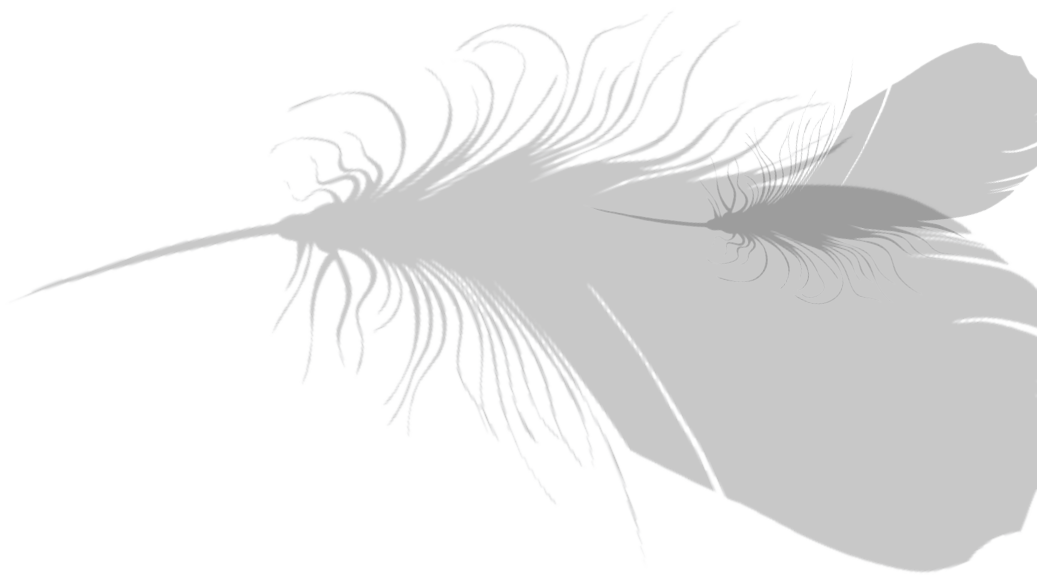
南意
 其徒
 精大
 心自
 孫孔
 枉了
 英雄
 省多
 人出
 山

鄭板橋
 一旨
 唯真

陶
师
鸿
影

上编

TAO SHI HONG YING





陶维桢、朱素娟夫妇

引 子

人在一辈子中，总会遇见一些给你帮助的师长，也会留下许多令你一生都难以忘却的珍贵回忆，陶维桢老师就是我生命中邂逅的重要的恩师之一。

其实他与我非亲非故，与他邂逅纯属偶然，相识于他落难之际，相遇于他“脱厄”之时，相知于他“展翅”之期。虽然相识近乎20年，但与他成为师生关系充其量也只是一年时间，但这短短一年时间中他所展现的品德、才学、秉性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生。他的遭遇也令我感叹，让我终生难忘。如今我已年近花甲，纵观自己走过的这一生，有时也会抱怨说：“成也陶，败也陶。”

说“成”，是他对我的殷殷鼓励及他的灼灼才华影响着我，使我能够在物欲横流、人心浮躁的时代里，仍然心安理得地从事自己所热衷的事，使我能够在文学方面有所造诣。

说“败”，则是他那傲人的秉性和耿直的性格影响了我。即我虽没有他的才学却偏偏长有他的脾气，以至于“以是说是，以非说非”，不愿妥协、不屑圆滑；以至陷于“当先生没职称，当干部没职务”境地，却仍然禀性难移，仍然九折而不悔，仍然欣欣然而为之。

我与先生相识几十年，虽然谈不上风雨同舟、患难共担，却一直彼此惺惺相惜：我敬佩他的才华和品格，却无法帮得上他任

何忙，也无法帮他排遣内心的孤独和寂寥，而他却始终如灌园老叟一般精心培育并呵护着我，使我能够茁壮成长。这份大恩大德，我心怀感恩却无以为报，成为我内心一块无法化解的“郁垒”。虽然他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，他的形象和才华也已经渐渐被人遗忘，渐渐归于尘埃了，但我内心仍一直惦记着他生平的点点滴滴，总像是欠了他一笔巨债，不偿还就寝食不安、良心难平，这就成为我一直萌动着要为先生写点东西的动力和情愫。

十多年来，我心里一直惴惴地悬浮着一个愿望，能够早点着手整理陶先生的生平资料，这既为了能唤醒人们的记忆，不要忘记那个曾经为建德教育、文化、政治和旅游事业做过贡献的老先生，也是为了能够了却我心中的那份“痛”，不能忘记那位曾经帮助和影响自己一生的恩师。

由于时间流逝，时代变迁，陶维桢先生的许多资料已经灭失。在此次整理过程中，我曾经走访过许多当年的知事者和当事人，他的学生叶日忠、汪邦民、邓永良、黄雪红、刘在贵、黎启明、朱睦卿、高志军、杨朔群及同事肖然山等都欣然地为本书提供回忆文章，从不同角度、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反映出先生的生活掠影。虽然是他人生的缩影，但无不透出他那飞翔于教育高空和知识高原的鸿鹄之影，彩凤之姿。他就像一名饱经沧桑又手艺精湛的陶泥匠，以自己的卓越才华点石成金，剖璞成玉，以自己毕生的精力孜孜塑造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的秉性，改变着无数青年学生的命运，让读者能够品味陶维桢先生的品格和才华，也透过此书能够看到他所经历过的时代掠影及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；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的情怀。



廿年凌辱不低头，冠者沐猴难与俦。
珠壁暗投遭按剑，蛙鸣鼓捣乱清幽。
寒梅翠柏自高洁，飞絮杨花夸舞楼。
城狐社鼠无忌甚，漫吟归欤不淹留。

这是建德民盟前辈柯秉铎先生怀陶维桢先生的一首诗，大致刻画了陶维桢先生优良的品质和坎坷的遭遇。

我的恩师陶维桢先生已经离开我们 25 个年头了，他成了埋在我心底的一个结，二十多年来，一直以来“不敢轻言语，恐惊天上人”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岁月的增长，我也已经进入暮年，而那个结俨然已经生根、破土发芽了。如果再不抓紧写点有关他的记忆，这将会成为我这辈子无法释怀的憾事，因而不得不撕开那早已结痂的伤疤，尽管心仍会滴血，但廿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，他的音容笑貌、言行举止都会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常于不经意间回想起以往的一切。

坐看雲起時

惟真

行到水窮處

起
惟真

第一章 农场“牛鬼”

1971年底，我于石屏初中毕业后，经推荐，有幸到寿昌中学读高中。1972年正月过后，我用锄头挑着简单的行囊，走了几十里地，终于来到寿昌中学农场——马坪庙报到。初来乍到，心凉了半截，原本认为到院里街上（当地土话称寿昌为街上，因为是老县城所在地又称为院里）读书，却不料来到这么个鸟不生蛋的地方。那时的马坪庙远离村落，地处荒凉偏僻，听人说，马坪庙原本是劳改农场所在地，一到晚上则更是寂静得像死一般。眼望四周，有几十亩田地，田地里种满水稻、青菜、番薯等庄稼，这些都需要我们这一百多名学生几乎是半工半读劳动来完成。进出只有两条黄泥路，一条是经八亩丘、建德砖瓦厂到寿昌的较宽的泥路，一条是蜿蜒通往黄木岗、庙后张村的小路，而两条道路都泥泞难行，每逢下雨时节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泥浆四溅，一双鞋子自然而然地都是泥浆，因而非到万不得已大伙儿是绝对不愿出去的。

学校坐落在山坳间，几幢校舍呈折扇形展开。如果说顺时针排列的学生宿舍、教工宿舍、办公室、教室和食堂是扇柄的话，那么水井即是玉坠。扇子面则是操场，很小，只能安装一副老式木板篮球架，体育课用的跑道则用石煤渣铺成，高低不平地围绕着学校一周。操场的边上有三四间低矮的工具房，里边住着三男

一女四个被称为“牛鬼”的人。因为近百人同住在一间大宿舍里，一到晚上，自然会谈天说地，睡不着觉。从寿昌镇上来的同学口里得知，那个管锄头、粪桶的叫陶维桢，那个放头小水牛的叫程瑞芝，那个负责修理工具的叫胡振堂，而那敲钟（其实是一截挂在树上的铁轨，用小铁锤敲打）的女人叫余莲，另外还有一个“半牛鬼”——韩文祥，因他之前做过军医，所以让他当校医。自然也会有人津津乐道地说起这些“牛鬼蛇神”的一些趣闻逸事：说陶维桢语文水平在全县属于一流的，写得一手好字，他吃亏就吃亏在他的善辩上，被称为“油嘴巴”，死鲞鱼也能辩成活的来。“文革”中，那么多的“走资派”“牛鬼蛇神”，只有他敢于跟红卫兵造反派辩论，辩得红卫兵哑口无言。又说因为他跟河南里的村民关系特别好，红卫兵小将只能斗他却不敢打他，不然村民就会跟小将拼命，因而，陶维桢就成了软硬不吃、死不悔改的“牛鬼”了；说那个叫放牛的程瑞芝，是高级工程师，教起化学来也是全县响当当的，他的月工资93元，他一边放牛一边看书，还教那牛“一二一”，说他也曾经挖过地，但速度很慢，人家说他几句，他会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一天挖三锄头，一锄头一块钱。”……

因为我先天对数理化没有禀赋，只对文史有点兴趣，自然对同学们所说的陶维桢高看一眼，心想什么时候能够听听他的课，那该多好。但当时的校革委会副主任、政治老师王声远，常常告诫我们：“你们革命小将不要接触那些‘牛鬼蛇神’，尤其是那个陶维桢，小心中毒！”于是我们自然也不敢去接触。

后来，从同学的口里得知，这是因为“文革”期间，陶维桢曾经写过一张大字讽刺过他，并在寿昌街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。他们还绘声绘色地学舌道：“汪汪声远静悄悄，惹得群众把石抛，击中鼻梁，夹尾而逃……”

但我作为班里的劳动委员，每周的劳动课时，时常要去领劳

动工具，便有了近距离接触陶维桢老师的机会。那时他才40来岁，一米六几的个子，稀疏的头发，酒糟鼻子，微胖的脸庞上总是挂着微笑。他手里常常拿着一本郭沫若写的《李白与杜甫》，从书面破损的程度看，也不知翻了多少遍，但他仍然不厌其烦地读着。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兼工具房时，他总会放下书，笑咪咪地对我们说上几句带着特别腔调的英语：hoe（锄头）×把，manure bucket（粪桶）×只，Manure scoop（粪勺）×只，畚箕×担，然后便依次拎着锄头、粪桶、粪勺、畚箕等给我们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这家伙怪怪的，也是乐观有趣的。因而，我自然而然也对这位有本事的“牛鬼”有着几分暗暗的尊重。

由于马坪庙是学校的农场，那时几十亩田地的肥料时常需要我们到本部去挑粪便来供应，而陶维桢老师也常常与我们一道。他拉着双轮车，上面放着三五只粪桶，顶着烈日或寒风，独自来回颠簸在从寿昌到马坪庙的泥路上。但毕竟他是个书生，重活有时会力不从心。有一次，他正吃力地拉着双轮车上坡，我正挑着粪便桶跟在他后面，他气喘吁吁地向我打招呼：“这位同学，把你的桶放到车上来，我一道拉回去！”于是他拉我推一道爬上了坡，这时他才笑嘻嘻地说：“告诉你一个诀窍，粪便桶里要放点稻草，这样挑起来才不会淌出来，这是我多年当‘牛鬼’的经验。”

较为密切的接触是在1972年冬季，因为要准备过冬的柴火，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到童家绿荷塘林场去砍柴火。学校派我和娄正元，加上陶维桢一起在绿荷塘林场的食堂里做伙夫，做的自然是大锅饭，我负责烧火，娄正元负责切菜，陶维桢负责做饭。因为只有我们三人一起，他自然感到特别的开心和有趣。他一边搅动着锅里的米，一边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卖弄他的学识：“你们学过的，这大米，在英语里就没有中文那么丰富多彩，他们叫大米‘rice’，叫稻子也是‘rice’，但英语里小米叫‘millet’。

烧饭要讲究火候，成色不足就是生米，成色太足就会烂。”因而他又摇头晃脑地念道，“东家之子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，着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从化学成分说，你们烧的柴火，弄黑了就是木炭（化学元素是C），你们所说的铅笔，其实不是铅，是石墨也是碳，钻石是碳，只是碳经过高密度加工才能成为钻石。”总之，他向我们说了许多从未听说过的新鲜玩意，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深深佩服他的博学多才。

也许正是因为这次的机缘，上苍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我与先生的忘年之情缘。



第二章 老运动员

寿昌中学校园坐落在杭岭背，俗称“螺蛳山”，依山傍水，校园内苍松葱郁，梧桐成荫，鸟语花香，闹中取静，环境自然得天独厚，是一个读书的好处所。

1973年秋，我们终于从马坪庙来到了螺蛳山寿中本部学习。陶维桢老师也随着我们来到寿中，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看厕所、修操场，但看到我们打篮球时，他会笑嘻嘻地对我们说：“打篮球要充分发挥屁股作用”，并会拿起球来做示范动作，手里拍着球，屁股往后一撅，再往前几步上篮，投球，虽然未必能中，但总能惹得大家哈哈一笑。然而他的“屁股理论”总是让人津津乐道，成为饭后的谈资。

1974年7月，我从寿中毕业，回到老家劳动，因为生活环境较差，一直没有回过学校，但从同学那儿反馈回来的消息是，陶维桢在接下来的“评水浒”运动中又无端成了“投降派”典型，遭受到批判。

1976年10月，党中央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全国人民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，我心里总觉得，陶维桢他们的境遇总该有所改变了。

然而，1977年，当时我在村里当民办教师，那年暑假期间，全市教师集中在梅城开会，揭批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。我和几位

同事当时正在看护着我初中班主任曾老师，因为他在“文革”期间的错误被打成“四人帮”爪牙，但想不到的是，在梅城又一次看到陶维桢被几名年轻人押着，说是他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，并沦为“四人帮”爪牙。人群中偶尔相逢，相视无言，他只是微微向我苦笑了一下，我也自然不敢多说什么。但我真是想不通，这位在“文革”期间受尽折磨的人，本该翻身解放了，怎么又会与“四人帮”挂上钩了呢？难道他真是个“谁倒霉就帮谁说话的倒霉蛋”？

他的这段境遇，不妨引用他的学生高志军的回忆文章可以印证：

首次见面

我们这批北方中专毕业生，是在那“极左”思潮最盛行的1968年被分配到建德的。

在单位认识的朋友中，有一位义乌籍的化验员张某，一天下午，下班后他来到我们寝室，略带神秘地邀我们今晚到他家去，说是让我们认识一个“奇人”，并简略介绍了他的背景和现状之后就匆匆离去了。

吃过晚饭，我略作准备，然后便和我的郭姓同室赴约。

初冬天气，暮色沉沉，我们来到张某家。屋内已有数人，那位“奇人”似乎正在给别人讲医。张某为我们互相作了介绍，我才知道他就是陶维桢先生。我细细打量了一番：个子不高，大约一米六十多，一身农民装束，显得干练耐劳，圆脸，面色略黑，眼光明亮而深邃，额头渗出一层薄薄汗水，上唇有些内塌，据说这是“造反派”给他留下的纪念。原来此时他正被“关牛棚”。

当他目光再次巡视到我的时候，我趁机向他提出事先我“略作准备”的那个问题：“陶老师，请问‘乌头马角’是什么意思